

The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red, possibly fur-trimmed, dress. She is suspended by chains, with one chain around her neck and another around her right wrist. Her eyes are closed, and she has a serene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reddish-pink hue. The entire scene is enclosed within a thick, ornate border of yellow-green Art Deco-style floral and geometric patterns.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border, there is a vertical stack of three red squares with white geometric patterns.

A STORY
OF
THE O GIRL

O 娘的故事

心灵忠诚肉体放荡

波莉娜·雷阿日/Pauline REAGE 著

易馥 译

远方出版社

O 娘的故事

波莉娜·雷阿日 著
易 徐 译

远方出版社

0 娘的故事

波莉娜·雷阿日 著

易 馥 译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 新华大街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包头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10 字数:200千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

ISBN 7-80595-188-9/I·109 定价:17.80元

奴役中的幸福（原序）

让·波朗

巴尔德岛的一次反抗

一八三八年间，在平静的巴尔巴德岛上，发生一起奇特的反抗，酿成流血事件。大约二百名黑人，男女参半，全是三月法令刚刚宣布为自由的奴隶；一天早晨，他们来请求原来的主人，一个叫格兰奈勒的，再重新收他们为奴。宣读了他们请一位再浸礼派牧师起草的请愿书。接着争论起来。可是，格兰奈勒由于胆怯、顾忌、唯恐触犯法律，执意不肯接纳他们的请求。在僵持中，他们起初轻轻推挤他，后来就杀害他和他的家人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夺回他们的茅屋，收回他们的礼物和谈判，恢复他们的劳动和习俗。这起事件，总督马克·格雷戈尔亲自处理，很快压下去了，解放了奴隶的进程仍然继续。至于那份请愿书，始终下落不明。

我有时想起那份请愿书。它的内容自然有正当的抱怨，涉及劳动工棚的组织、变相的鞭笞室，以及禁止学徒——如此称呼新的自由劳动者——生病等，除此以外，大概至少还有歌颂奴隶制的梗概。譬如指出我们最感兴趣的

0 娘的故事

唯一自由，就是将别人投入同样的奴役中。譬如说，我若是获准痛快一下，弹班究琴直到凌晨两点钟，那么我的邻居也就丧失了直到凌晨两点钟不听我弹琴的自由。如果我得以什么事也不做，那么我的邻居就得干两个人的活儿。众所周知，在世界上无条件地追求自由，势必很快导致同样无条件的冲突和战争。即使由于辩证法的作用，奴隶命里依赖别人的意志（情侣和神秘主义才往往也有这种情形），终于摆脱个人的欢乐、利害和情结，不能不说是高尚的，也不能说毫无乐趣。总而言之，那份小小的请愿书，比之一百二十年前来，更像异端邪说：危险之书。

这里介绍的，是另一种类型的危险之书。确切地说，事关色情。

I 像一封书信那样坚定

其实，何必说是危险的呢？这至少是失慎的。这似乎能引起我们阅读的欲念，能使我们甘冒风险，一般来说，我们也感到勇气十足。地理学会劝告其成员，在游记中不要渲染那些险历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并不是故作谦虚，而是旨在不诱惑任何人（如今还能看到以战争的便利诱人，就是这种现象）。然而，什么危险呢？

至少有一种危险，我在岗位上看得很真切。这是一个

奴役中的幸福

微不足道的危险。显而易见，《O 娘的故事》就是读后给人留下印象的这类书——看了这类书，读者不完全是，或者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：他们莫名其妙地接受影响，随生变化。过了几年，就不再是这一类书了。因此，最初的批评就显得颇为仓促，有点幼稚可笑了。不过，这无所谓，一位批评家，绝不能怕授人笑柄而举笔不定。最简单的办法，莫不如承认我不大了解。我是一副可笑的样子，在《O 娘的故事》书中往前走，仿佛进入童话中——大家知道，童话是儿童的小说——仿佛进入一座仙宫：童话里的那种仙宫，看似根本无人居住，然而，椅子连同椅套和圆垫、雕柱的牙床都一尘不染，皮鞭和竹鞭也都一干二净；可以说，那里的物品，自然而然就是洁净的。锁链没有一点锈斑，五彩窗玻璃上没有一丝水汽。我想到 O 娘的时候，头脑里最先跳出来的一个词儿，即贞洁。这个太难解释。还是撂下吧。这风吹个不停，穿过所有的房间。在《O 娘的故事》一书中也吹着一股风，一种无名的灵气，始终纯洁而猛烈，始终不停，而且毫无杂质。这灵气很坚定，什么也难不倒，可以在暴行中频频叹息，也可以在恶心中荡魂销魄。如果还要我承认的话，那么可以说，我的情趣注注另有所钟：我喜爱作者举笔不定的作品，喜爱作者显出几分为难，开头就被某主题吓住，并怀疑自己

0 娘的故事

能完成的作品。然而，《0 娘的故事》则不同，它从头至尾，简直就像叙述一件光辉的业绩，令人想到与其说它是纯抒发感情之作，不如说它是一篇演说，要说服谁呢？这种种疑问，又该问谁呢？我甚至连您是谁都不知道。

我不太怀疑您是一位女士。这倒不是因为您描绘绿缎长裙、束身衣，以及描绘像卷发卡做头发一般的叠裙时，津津乐道，叙述翔实，而是因为 0 娘被勒索丢下再受刑罚那天，还相当冷静，注意到她情人的拖鞋磨损了，应该买一双新的：这一细节，我觉得几乎难以想像，一个男人绝想不出来，即使想出来也不敢这样讲。

然而，0 娘以自己的方式，表达一种阳刚的理想。阳刚的，或者，至少可以说是男性的。终于，一个女人招认！招认什么呢？招认女人一直不能容忍的（而且于今尤甚），男人一直责备她们的，即她们总是服从她们的血统，在她们身上，直至精神，一切都是性。必须不断地供养她们，不断地给她们梳洗打扮，不断地打她们。她们仅仅需要一个好心肠的、又警惕自己不是一颗心肠太好的主人：因为她们要让别人爱她们而施展的活力、欢快和自然，恰恰来自我们表示的温情。一言以蔽之，去同她们幽会，必须随身带一根鞭子。男人不梦想拥有一个朱丝蒂娜的，肯定为数不多。然而，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一个女人梦想成为朱

奴役中的幸福

丝蒂娜。总而言之，还没有这样高声梦呓，怀着这种哀怨和哭泣的自豪感、这种征服的暴烈，怀着这种对痛苦的贪得无厌，以及这种推到极致，不惜粉身碎骨的意志。虽然可耻身为女人，但不乏骑士和十字军的雄风。就仿佛您一身而兼有两种天性，或者，仿佛这封信的寄发者时刻在您面前，把他的情趣和声音借给您了。不过，是何等的女人，您是谁呢？

不管怎样，《O 娘的故事》来自远方。我从中首先感到了这种休憩、同样感到了作者曾久久负载这个故事所跨越的距离；对他来说是熟悉的。谁是波莉娜·雷阿日呢？仅仅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子，就像世上常有的那样吗？（她们说，只有倾听她的心就够了。那是一颗什么也不能使之停止的心。）抑或是一位曾经沧海的风尘女子吧？曾经沧海，又惊奇于一段情缘开场那么好——至少可以说非常严肃，既有苦行又有惩罚——最后却变糟，收场只给人一种相当暧昧的满足，因为，我们大家毕竟一致认为，O 娘诗在那个封闭的房子里，是爱情引她进去的，而她诗在那里觉得并不坏。然而，却有分教：

II 一种残酷无情的贞洁

这一收场同样令我惊奇。您打消不掉我认为这不是真

O 娘的故事

正结局的念头。打消不掉我这种念头：认为事实上（可以这么说），您的女主人公得到斯特凡先生同意弄死她。只有她一死，他才肯卸下她的锁链。显然，还不能成定案，而这只蜜蜂——我这里指的是波莉娜·雷阿日——还为自己酿一部分蜜。天晓得，也许唯此一次，她一种作家的忧虑所困扰：有朝一日叙完 O 娘的遭遇。其实，这种结局十分明显，无需花费笔墨写出来。我们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觥独自发现。这种结局颇为困扰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发现它。不过，您是怎样杜撰出来的呢？这一艳情使用什么语言呢？话再说回来，我深信不疑，一旦发现作者，所谓圆垫和雕柱牙床，甚至锁链全都不言自明，而且，这个巨大而朦胧的形象，这个充满虚构的幽灵、这些陌生的气息，就觥在这些物品之间注来。

在此处，我必须考虑在男性的欲望中，究竟有什么成分恰恰是陌生的，令人难以忍受的。可以看到这些石头之间起风，猛然动起来，或者开始发出声声叹息，仿佛弹起曼陀林。人们从相当遥远的地方前来观赏，然而枉称喜爱音乐，头一个反应就是想逃开。其实，色情的（您若愿意说危险的书也可以）作用，万一是让我们明了呢？以一位忏悔者的方式，让我们在这方面放下心来。我完全清楚，一般来说都习以为常了。男人也一样，没有多久就不觉得

奴役中的幸福

难堪了。他们打定主意，并说事情是他们开的头。他们说谎，可以说事实俱在：很明显，太明显了。

有人要对我说，女人何不是如此。这话不假，不过，在她们身上，情况并不明显。她们可能一直讲“不然”。多么贞洁！毫无疑问，由此产生两性相比她们最美、美是属于女性的舆论。更美，这一点我没有把握。然而不管怎样，倒是更谨慎，不大显露，这是一种美的方式。我这是第二次想到贞洁，而涉及的一部书，于此却不大相干……

然而，果真不大相干吗？我想的不是颇为乏味而虚假的贞洁，不是热衷于掩饰、见到移动的石块便逃走并不否认看见的那种贞洁。贞洁还有另外一种，是执迷不悟的，总要即时惩罚，相当迅猛地凌辱肉体，使其恢复原初的完整性，强行使之回到性欲尚未表露、岩石尚未吟唱的日子。这种贞洁，落入其中是很危险的。因为，要想满足它，就必须双手反剪在背后，双膝叉开，肉体遭受撑开撕裂之苦，还必须流汗流泪。

我这样讲似乎耸人听闻。可能是这样，不过，恐惧正是我们每日的面包——也许危险的书，仅仅是让我们回到天性的危险中的那类书。那一个爱恋的男人，稍微掂量一下他郑重许诺的终生相爱的誓言的分量，心里不舍万分惶

0 娘的故事

恣呢？哪一个爱恋的女子，稍微掂量一下自己顺口讲的话的涵养，不会心惊肉跳呢？那类话，诸如：“在你之前，我从未尝过爱情的滋味……”“在认识你之前，我从未动过心”，或者更加老实一点——老实？——“在你之前我得到过幸福，我要为此惩罚自己。”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可以说，她甘心为奴了。

因此，在《0 娘的故事》中，不乏折磨和刑罚，不乏鞭笞，也不乏烧红铁块的烙印，还不算锁链和露台以上的肉体展示。所受的酷刑，几乎比得上生活在荒漠中的苦行者的祈祷。同样仔细区分和编号——一样样用小石块隔开。那种刑罚并不总是愉快的——我是说愉快的施罚。勒索就不肯；斯特凡先生即使同意也是以尽义务的方式。显而易见，他们并无乐趣，也绝非施虐狂。总而言之，事情的整个经过，就好像一开始，完全是 0 娘要求惩罚她，强行把她关在禁闭之地。

说到这里，准会有愚蠢的人要提起受虐色愤狂。就算如此，那也不过是在真实的神秘上，又加上一种言语的虚假神笔。受虐色愤狂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受苦的同时也有乐趣吗？是快乐的痛苦吗？可能如此。这不过是形而上学者惯下的断言——他们还这样讲：任何存在都是一种非存在，任何话语都是一种沉默——尽管我并不敢每次都理

奴役中的幸福

解，但我丝毫不否认那些断言可能有其意义，至少有其用途。然而不管怎样，这种用途不属于纯粹的观察，因此不干医生的事，也不干一般心理学家的事，更何况愚鲁的家伙。据说不是这样。痛苦确实是一种痛苦，但受虐色情狂善于转化为欢乐，以秘传的化学方法，从痛苦中提取纯粹的愉悦。

真是海外奇谈！照此一说，男人在医学、道德、哲学和宗教中所乞乞寻觅的，终于找到了；避免痛苦的方法——至少超越痛苦的方法，即理解痛苦（哪怕从中看到我们的蠢行或过错的后果）。而且，他们找到的是万世通用的妙法，因为，受虐色情狂并非始自昨日。我真奇怪怎么没有给他们以更大的荣誉，怎么没有窥透他们秘密，怎么没有把他们集中到宫殿里关进笼子，以便更好地观察他们。

也许人们提出的问题，暗中莫不已经有了答案。也许只需把他们从孤独中拉出来，让他们彼此接触（就好像这不是人类纯粹虚幻的一种愿望）。好，至少这是笼子，笼子里有这位年青女子。且听她如何讲述。

Ⅲ 奇特的情书

她说：“你不该大惊小怪。好好审视一下你自己的爱

O 娘的故事

情。这种爱，如果一时间明白我是女人，是活生生的女人，它就会恐慌万分。并不是忘却血的滚烫源泉，你就能使使之干涸的。

“你的嫉妒是不会骗你的。自不待言，你使我幸福和健康，使我的活力增加千百倍。然而，我不能让这种幸福立即转而不利于你。当血液流畅，身体舒泰的时候，石头也同样会更加高声地吟唱。如果你有这个胆量的话，还是把我关在这个笼子里，少许喂我一点食物吧。一切把我拉近疾病和死亡的，都只能使我忠贞不二。只有在你折磨我的时候，我才没有危险性。如果你害怕神灵所应尽的义务，那么你就不要接受做我的神灵，而且谁都知晓，神灵并不那么温和。你已经见过我哭泣，还应当渐渐喜欢我的眼泪。我的脖颈不由自主地扭动，哽噎着憋住一声叫喊的时候，不是显得很美丽吗？千真万确，前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一定要随身带上一条皮鞭。甚而，对付某些女人，还必须用九尾鞭。

她随即又补充道：“多么愚蠢的玩笑啊！再者，你根本不得要领。如果我不是如痴如狂地爱你，你认为我敢于对你这样讲吗？敢于出卖我的同类吗？”

她还说道：“是我的胡思乱想、我的朦胧梦幻时刻背叛你。你要搞得我精疲力竭，打消我的这类幻想，把我交

奴役中的幸福

出去。要防患于未然，不花一点时间想到对你不忠诚。（不管怎样，事实反倒不那么令人忧虑。）不过，你要注意，首先得给我打上你的号码。如果我身上带有你的鞭伤或者你的锁链印，或者，我的阴唇上还戴着这种铁环，那么在众人眼里，显然我是属于你的。在你指使别人打我，强奸我的整个阶段，我就会一心想念你，渴望你，整个头脑都装着你。我想，这是你的愿望。怎么，我爱你，因此，这也是我的愿望。

“如果我完全彻底地丧失自我，如果我的嘴、我的下身和乳房不再属于我，那么我就要变成另一个世界的人。也许有朝一日，我对自身再也一无所知。从此以后，欢乐对我算什么？你派来多少男人，我不再区分，也不能同你比较，他们的抚摩亲昵对我又算什么？”

她就是这样讲，我则洗耳恭听，看得出来她并没有说谎。我尽量跟上她的思路（久久令我费解的是卖淫）。归根结底，神话中的火热长衣，可耻并非简单的譬喻；神圣的卖淫，也可耻并非历史的奇谈。天真歌曲中的锁链，以及“我爱你爱得要死”之类的话，可耻并非简单的随喻。爱唠叨的女人对心上的情人所说的：“我坠入你的情网，随你怎么支配我吧”，可耻同样不是简单的随喻。（事情奇就奇在，为了摆脱一种令我们窘惑的感情，我们居然把它

O 娘的故事

安到强盗和娼妓头上。)爱洛漪丝给阿贝拉尔的信上写道：“我将是你取乐的姑娘”，她很可能不是单纯要讲一句话。毫无疑问，《O 娘的故事》，是男人所能收到的最粗野的情书。

我想起一个荷兰人的故事：只要没有遇见肯舍命救他的姑娘，他就要在大洋上空不停地飞行；我还想起基格马尔骑士的故事：他所等待的女人，要能为他忍受“女人从未忍受过的痛苦”，以便治愈他的创伤。当然，《O 娘的故事》要比一首八音节抒情小诗要长，也比一封普通的书信详细得多。也许罹难重重，几乎死里逃生。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于理解街头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话——想必也难以理解当初巴尔巴德的奴隶们所讲的话。我们生活的时代，最简单的真理只有一种在我们面前复现的办法，就是像 O 娘那样，赤裸裸的，戴着一鸱枭的面具。

须知如今，听那些举止正常，甚而很明智的主动论爱情，就像谈论一种轻浮的、无足挂齿的感情。他们说爱情能提供欢乐，男女肌肤的接触也不乏魅力；还说在爱情中如能随心所欲，异想天开，完全任其天生的自由，那么这种魅力或乐趣就会大显神威。但悉如此，如果异性的（甚至同性的）人，这么容易就能彼此愉悦，那他们尽可畅欢，大可不必有所顾忌。不过，这里只有一两个词令我惶

奴役中的幸福

感：爱情一词，还有自由一词。自不待言，两者截然相反；爱情，还要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古怪的事情，取决于两片嘴唇（是做怪相还是微笑），取决于一副肩膀（耸起或者放下的某种姿态），取决于一对眼睛（目光稍微湿润还是更为冷淡），总而言之，取决于对方的整体身躯，以及这个躯体所负载的精神或灵魂，而这个躯体随时都可蜕变得比太阳还要光彩夺目，或者比雪原还要凄清冰冷——我所讲的爱，不但指它的欢乐，而且还指它的存在，以及在它存在之前所产生的感觉；人所怀抱的存在的渴望。要经历这一切就谈不上快活，您的那些刑罚也令我发笑。当这个躯体俯下去要扣上小小鞋子的搭扣时，您就会发抖，而您发抖的样子，似乎每人都看到了。莫不如鞭笞，在肉里穿上铁环吧？至于自由……无论哪个男人还是女人，如果有这番经历，肯定要怒吼，肯定要骂娘，要喝倒彩。《O娘的故事》中不乏这种惨状。不过，有时我却觉得，不如说这是一位年青女子、一种思想、一种思想方式、一种观念想像自身在受苦。

IV 反抗的真相

怪事，奴役状态中的幸福，如今换上新思想的面貌。如今无论在家庭，在体罚和凌辱学校，还是在夫妇教养家

O 娘的故事

庭，几乎都谈不上生死予夺的权力了；我们将前几个世纪在广场上斩首示众的人，全丢进地窖，任其在凄惨中腐烂。我们现在只施以不具名的、也不应有的惩罚了，因此要残酷上千倍，这就是战火一举烧死一座城市的全体居民。父亲、教师或情人的过份愠愤所付的代价，就是地毯式的轰炸，就是凝固汽油弹和原子弹的爆炸。现在所发生的种种现象，就仿佛暴力在人世存在某种神秘的平衡，而我们对暴力，早已失了兴趣，甚至不知其意义了。现在由一位女子寻找回来，我并不感到遗憾，甚至不觉得奇怪。

老实讲，对于妇女，我没有通常男人那么多看法。我深感意外的是还有不少（女人）。岂止意外，简直随随感到惊奇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觉得她们非常出色，总不免羡慕她们。可是，究竟羡慕什么呢？

有时我惋惜我的童年。不过，我所惋惜的，绝不是诗人所说的惊异和发现。不是的。我想起那个时期，我对整个大地都负有责任，轮番成为拳击冠军或者厨师，成为政治演说家（是的）、将军、窃贼，甚至成为印第安人、树木或岩石。有人要对我说，那不过是一种游戏。诚然，对你们成年人来说，确实是游戏，而对我来说不是，绝对不是游戏。当时我掌握世界，并接受随这而来的忧虑和危险：那时代我是万能的。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。